

源氏物語

(四)

紫式部著

林文月譯

源氏物語(四)

洪範譯叢 6

紫式部著
林文月譯

ISBN 957-674-203-X



9 789576 742033

洪範譯叢⑥

源氏物語

(四)

紫式部著 林文月譯

洪範書店

臺灣 臺北

源氏物語^(四)

原 著 紫式部

譯 者 林文月

出 版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台北市廈門街 113 巷 17-1 號二樓

電話 (02)2365-7577 • 2368-6790

傳真 (02)2368-3001

郵撥 01074020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25 號

初 版 2000 年 1 月

四 印 2007 年 4 月

定價 300 元 ISBN 978-957-674-203-3

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源氏物語／紫式部著；林文月譯。--初版。-

-臺北市：洪範，1999 [民 88]

冊：公分。--(洪範譯叢；6)

ISBN 957-674-204-8(一套；平裝)。--ISBN

957-674-200-5(第一冊；平裝)。--ISBN 957-

674-201-3(第二冊；平裝)。--ISBN 957-674-

202-1(第三冊；平裝)。--ISBN 957-674-203-

X(第四冊；平裝)

861.542

88017591



〈東屋〉繪卷 (局部)

目次

第四十六帖	椎本
第四十七帖	總角
第四十八帖	早蕨
第四十九帖	寄木
第五十帖	東屋
第五十一帖	浮舟

第五十二帖 蜻蛉

第五十三帖 手習

第五十四帖 夢浮橋

源氏物語重要人物關係表(四)

源氏物語重要人物關係表(五)

各帖要事簡表

第四十六帖 椎本



二月二十日左右，兵部卿之宮到初瀨觀音廟參拜。雖然這是老早已經許下的願，一直未能實踐，這次恐怕是指望於中途停宿宇治地方的緣故吧，才會忽興此念。從前被詩人稱做「堪怨歎」○的這個山里，如今却成爲可懷念之處，人心有時也真不可思議啊。許多公卿相隨。殿上人自是不消說，大夥兒競相追伺，致留在京城者反而所剩無幾。故六條院君遺留給右大臣的領地，佔着宇治州彼岸的一片廣大地方，此處風光頗具情趣，乃令於其別墅設置臨時招待所。大臣原定於歸途中親往迎接，奈忽得陰陽師指示須忌避重大事故，遂只得差人奉上致歉之辭而取消此行。句宮心中難免有些不快，幸而宰相中將薰之君今日趕來相迎，轉覺得這一位人物反而易於相處，有關那山莊的情形也恐怕更有機會打聽到，便又十分歡喜。其實，句宮平素對右大臣就有一種不易親近的感覺，相處得並不頂融洽。不過，其子息少爺們如右大辨、侍從宰相、權中將、頭少將、藏人兵衛佐等，則皆追隨在左右。這位皇子特蒙皇上與中宮寵愛，故一般人對他自是另眼看待，敬重非凡；而六條院一族更因母后爲光源氏之女這一層關係，夕霧以下莫不視他做親近的主君。這別墅裝飾得極稱環境，又取出碁盤、雙陸、彈棋之盤種種，一行人盡情遊樂。

句宮不習慣旅途勞頓，又原擬在此留宿，便先行歇息。至黃昏時分方起，召人奏琴欣賞。像這種遠離塵俗的山里，水聲助響，音色愈顯得清脆悅耳。至於那位八親王的住所，離此只有一河之隔，聽見風聲送來琴

韻，便難禁回憶往昔諸事。「笛聲挺不錯的嘛。究竟是誰人呀？從前六條院君的笛聲便吹得極優美動聽。這聲音則另有清脆之致，頗有些兒像致仕大臣家門的風格呢。」他獨自喃喃。「唉，真箇許久了啊，想起疏遠了這等管弦雅宴，寂寞度日的歲月已長，真覺得無聊極了。」一邊這麼怨嘆，一邊又不忍心女兒們長期隱埋此山里，便也思考：可有什麼法子讓她們見見世面嗎？若要選女婿，寧挑像宰相之君那樣的人，只怕人家根本無意；環顧現時輕薄男子，實在教人厭嫌，……獨自胡思亂想，寂寂度日。百無聊賴之餘，短暫的春夜都覺得漫長難捱。而另外一邊耽於管弦遊樂的對岸，却大夥兒醉醺醺，覺得天亮得太快。勾宮更捨不得就這麼回去。

雲霞滿天，「櫻花有散者」㉔，也有含苞欲綻者，繽紛可觀，映在水面上的「拂川柔柳」㉕，隨風披靡起伏，煞是好風光，教這生長都城裏的皇子百觀不厭。宰相之君則不願失却良機，想要一訪那山莊，又怕一個人躲避衆人耳目偷偷渡舟也未免太輕率，正猶豫躊躇之際，對方適巧有信送達。

山風吹兮傳笛音。

穿雲過霞入吾耳，

白浪相隔兮未肯尋回。

字體爲草書和文，十分美觀。勾宮知是山莊那邊的來函，興致甚濃，便搶着說：「我來寫回信。」

說遠近兮道彼此，

波浪雖隔兩岸間，

宇治川風兮吹未已㉖。

中將還是去拜訪。他邀請了熱中管弦遊宴的公卿們同渡河川，搖槳之間，也不忘奏出「酣醉樂」之曲。八親

王的家在這深山裏極不相稱，建造得十分講究。那臨水的走廊，有橋下垂，饒富趣味，大夥兒小心謹慎地下船。這裏面的情形則又另具一格，那鄉村風味的透隙屏風，故意求其樸素無華的調子，爲着招待貴賓，周遭整理得乾乾淨淨，頗見用心。樂器類都挑選古老留傳者，世所稀有的弦樂器，毫不造作地擺在那兒，任由公卿們一一彈奏。乃將雙調的「櫻人」曲改做壹越調來彈。每個人都想藉此機會洗耳恭聆主人的琴音，他本人則不願意多彈箏，只是偶爾與衆人合奏而已。許是沒有聽慣的緣故嗎？年輕人却都覺得興味深刻，十分陶醉。招待的方法則又充滿當地情調，王孫貴族啦，以及享有四位的老人等，一旦有這等貴賓光臨時都能寄與同情，怕他們人手不夠的吧，大夥兒從四面八方來幫忙，所以斟酒提壺的人也都不粗俗，比想像當中的情形更優雅有致，在保守之中另有一種氣派哩。這些客人之中，大概也有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嚮往着公主們所居方向，暗自傷情添煩惱的吧。留守在對岸的勾宮，則由於身分有異於常人，無法輕率行動，正覺得拘束無聊，乘此良機，他也想聊表情意，忍無可忍，乃令隨伺的一個姣好殿上童摘取一支櫻花，獻給公主們。

「山櫻佳兮適來訪，

折得同花供挿頭，

人比花嬌兮情蕩漾⑤。

『爲戀春野度一宿』⑥附函大概如此。這樣的信該如何作答才好呢？實在不容易。「這種場合的回信呀，若是刻意下功夫費時間，反而不太好。」老侍女在一旁催促，遂令中君執筆。

「攀擷花兮供挿頭，

柴門如何蒙青睞。

春客之意兮別有由⑦。

『披草踏野豈爲此』」①那筆跡巧妙秀麗。

川上的風，果真不分此岸彼岸地吹來，樂聲隨風交響，饒有趣味。藤大納言奉皇上之旨來迎。於是，大夥兒聚集一處，浩浩蕩蕩急忙歸去。年輕人似乎都興猶未盡，頻頻返顧。勾宮只得做伺機再訪之打算。時值花季，四處如霞似錦，繽紛可觀，自有漢詩、和歌之作多種，此不一一贅述。勾宮所遺憾者，實爲此行倉促騷擾，致未能從容通信，其後，不假薰君居中傳遞，便時時直接寄函。八親王這邊也勸女兒：「應該給人家答覆才是。不過，也別寫得太過情意綿綿，否則會引起對方非非之念。據說這位皇子是有名的多情種子，他知道咱們這兒有女如花，便忍不住要投箋探情呢。」奉此父命，中君也就時時作答；可是長姊大君却總是思慮周深，對此類情事一無興趣。

宇治山莊方面總是鬱鬱無聊，「春光冉冉意興闌」②，更覺難遣時光，遂陷入沉思中。眼看着兩個女兒日漸成長，容色愈形出色，無瑕可挑，爲父的反而覺得苦惱心疼；索性長得難看些，倒也不必像這般深感遺憾啦惋惜的吧。今年大君已經二十五歲，中君也有二十三歲了；而他自己則又逢厄年。想起來便擔憂，故而愈加勤行逾恆。他對於浮生本已淡泊，道心堅固，無非爲了後世，所以極樂淨土在望，當已無疑，唯獨對女兒們的終生大事，却始終煩惱不已，這一點恐怕會亂了他以後臨終之際的正念哩。人人也都爲之擔憂。即使不如理想中的人選，只要是過得去的對象，可以忍受的身分，能夠由衷照顧，便可考慮答應。兩個女兒當中，若有一個訂了親，另一個也就可以由她來操心照拂，而自己也好安心了；可是，偏偏就沒有人真正傾心相慕的樣子。偶爾也會有人見機投箋示情，年輕人好事，藉參拜寺院的中途止宿或來往途中的機會，見公主們寂寂度日，便出言輕率，對於這些人的草率態度，當然是不肯稍假以顏色嘍。在這麼多男士之中，只有三親王勾宮對於公主們最是傾慕。這難道也是前世因緣注定的嗎？

宰相中將，這一年秋天已晉昇爲中納言。他越來越俊美，然而，隨官位上昇，心底的憂鬱却更形深刻。較諸從前獨個兒胡亂猜想的時期，如今確知事實真相，對於作古的一位更覺不忍，故而想替他減輕罪障，勸加修行。對於那位年老的侍女，也深深憐恤，經常避開他人耳目，暗中照料着。想起久疏拜訪宇治，今天忽然決定過去探望。時間約在七月中。京城中尚未見秋景，而音羽山附近則已然金風送爽，涼意襲人，尾山一帶的林木枝梢也漸着秋色了。越往山裏走，四圍景物越動人。八親王這裏正滿懷憂慮之際，見到薰之君，倍感話多。「我若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希望你不要嫌棄，有時候也來看看她們。」話題總朝這個方向進行。「您從前已經吩咐過。晚輩已記得，決不會辜負您。此身不願受俗務之累，所以盡量減少羈絆牽掛之因，雖然今後也未必能如何效勞，不過，有生之日，定當會讓公主們看見這一顆虔誠之志的。」聽他這麼說，親王頓覺得十分安慰。深夜的明月，光華皎潔，即將沈入山背後。八親王念經後，復又懇談故事。「現在世風不知如何？從前像這種秋天的月夜呀，宮裏頭總是從御前侍候遊宴的人當中挑選一些名家高手，讓他們隨興合奏樂曲的。比起那種正式的演奏，讓精於此道的女御、更衣之輩——她們內心雖互別苗頭，表面上却和睦相處，乘着夜深人靜時分，輕彈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音色，反倒可聽。女人哪，實在是賞遊的好對象，管不了什麼大事，可又往往是教人無法不動心的因子哩。也就是這樣子，罪障才特深的吧。唉，天下父母心，若是男孩子，或者還不致於這麼教人心亂也說不定。女兒嘛，有道是宿命定，操心也無用，可又偏偏還是讓人掛慮。」聽他當做一般世事似的娓娓道來，薰之君心裏却也深深同情。「許是我對於人生無所執着，所以對凡事都全無造詣的吧，但對於音樂一途，雖說無甚大了不起，却愛不忍釋。那偉大的迦葉尊者，不是也曾聞琴起舞○的嗎？」便乘機道出某次微聞的一曲琴音，由衷央求再度彈奏。八親王也認爲或者可以由此造成親近的機會吧，便入內規勸。於是，稍稍彈奏琴，便又停止。這山里原本靜謐，而今人跡全無，天空的顏色極其

動人，這時候隨興奏出的曲調，真箇令人陶醉。不過，休想奢望公主們更爲之盡興合奏。「我已經給你們引見了，以後就看你們年輕人自己的嘍。」說罷，親王逕自前往佛堂。

「我雖亡兮獲君言，

一語然諾聊寄託，

草屋庶幾兮免荒園③。

不知道這樣子同您見面是否最後一次了？難免憂心，也就忍不住嘮叨起來。」親王竟致哭泣。客方答以：

「既出言兮重然諾，

草屋恆久得保存，

結契何忍兮輕廢却。

容相撲節會等公務忙過後，再拜訪請安。」

遂又召見那個談往事的老侍女於別室，令其繼續補說日前所遺漏之部分。下沈的月，光芒四射，簾內人影隱約可見，公主們乃避入內裏。他絲毫沒有一般人那種好色的樣子，說起話來慢條斯理，公主們便也不覺地時有答覆。想起那位三親王對她們十分熱烈的樣子，不由得反顧自己：何以竟如此與衆不同呢？人家做父親的八親王都見許了，自己却遲遲還不想把她們佔爲己有；說也真怪，可又並非全然不關心，又不是不想娶爲妻子呢。像這般言語溝通，逢着四季花葉互通消息又深解情趣的對象，萬一若教別個男人娶爲妻室，定必會悔恨不已；遂頗有些已竟屬於自己的感覺。

這次在黎明之前便離去。念及親王的舉止言行似乎餘生無幾，便暗自決心：等繁忙的節會一過，便要再訪。勾兵部卿宮也正窺伺良機，想在這個秋天去賞紅葉。他也不斷給姊妹倆致函示情。女方倒並未覺得這位

皇子有多認真，所以也不怎麼頂嫌棄，淡淡的，時時也有回音。秋意漸深，八親王也愈覺愁緒濃，想去那閑靜的阿闍梨所居寺院一心念佛，便叫來兩個女兒，詳細吩咐萬端。「世之常事，永訣終難一逃。這種時候，若有人在一旁安慰，悲哀或可以稍減。可是，想到你們姊妹倆竟別無他人可以託賴，真教我不忍心丟下你們走。不過，也不能因此就茫茫然沉淪於未來永劫輪迴的世界啊。眼前現在都顧不了，死後當然更不能管；但是，不要說是爲了我，就算看在你們去世的母親面子上，千萬可別率爾行事才好。絕對不可讓隨隨便便的男人甜言蜜語說服，就輕易離開這個山里。要記住：你們乃是與衆不同，命中注定要在這裏過一輩子的。一旦只要下此決心，日子就會好過；何況，婦道家還是與世隔離，不要讓大家批評的好。」公主們倒無心關懷自己的前途將會怎麼樣？此刻只是擔心：萬一父親真的丟下自己先走，那真片刻難忍，所以聽到這種教訓，都覺得憂心如焚。即使他真的看破紅塵，父女三人一向都是旦暮相依爲命，如何說走就走，要躲到深山裏去？就算這不是他不懷慈悲吧，也怎能不怨對！

赴寺院的前一天，親王破例地在府邸裏到處走動眺望。當初以爲宇治這個山莊只合暫時寄住的，曾幾何時歲月不覺的流轉；自己死後，年輕的女兒們不知如何在此過與世隔離的生活啊。他滿含着淚水誦經的樣子，看來十分清淨脫俗。又召年長的侍女輩來叮嚀：「望你們今後還是好好兒伺候她們。身分不顯者，家道中落，也不怎麼引人注意，但是像咱們這種家世，即使別人不那麼想，太過落魄也對不起祖上，過意不去。貧窮無依，世上倒是常有之事，只要能不失原有的家風，保持原則，則於人於己都說得過去。不管多麼嚮往闊綽優裕的生活，時運不濟也無可奈何，所以千萬別教她們輕率委身於人才好。」乘天未明便要出門，却又依依來到女兒房前。「我不在期間，也不要過於傷心寂寞。至少，心境要保持明朗，有時也練一練琴什麼的。這世界本來就是不能盡如人意，所以也不要太想不開才好。」於是無限眷戀地一再返顧而去。

留下來的兩位公主愈覺得悲苦孤單，沉思不已，朝夕共話：「假如咱們倆當中有一人先死的話，餘下的一個該怎麼過日子啊？人生無常，萬一真有個別離的話……。」她們啼笑閒談短長，彼此互相慰勉以度日。今天應是父親念佛三昧終了的日子，姊妹倆正延頸以待，未料，傍晚時分，山上有使者來告：「令尊從今天早上就不太舒泰，沒法子回家來。以爲是感冒，正多方照料着。可是他說很想見二位。」公主們大吃一驚，焦慮異常，連忙準備一些厚棉衣送去。八親王只差人帶回來口信說：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毛病，就是有點兒說不出的難過而已。等身子稍微舒泰些，我會儘快勉強回去。」山上方面，由阿闍梨隨伺在身邊看護，他懇懇喻病人脫去執着：「你這病表面上看來好像不嚴重，可說不定或者是最後期限呢。公主們的事情就用不着去擔憂了。每個人都有宿世的命運，所以掛慮也沒有用。」遂又勸阻他：「不要再下山去。」八月二十日許。天空含悲，公主們憂心亦如朝夕不散的霧。近曉時分的月光正照亮清澄的川面，令人掀起朝向父親所在處的木格子窗戶。鐘聲微響，知是天明之際，有人啼泣來報：「已於昨晚去世了。」原先已經憂心焦慮，幾乎爲之斷絕，現在真聽到這消息，竟茫然不知所措。這種時候，眼淚反而不知去向，只有木然臥着。死別雖云可哀，一般常情，總是目睹臨終以惜別的；這也就難怪她們更覺遺憾，悲嘆不已。她們兩人本來就不願意片刻落在父親之後，所以啼泣哀嚎，要追隨亡父；惟死生一途由不得人，故亦無計可施。阿闍梨早已受八親王之信託，故佛事葬禮等後事萬端悉由他主持。「至少，讓我們拜見老父的遺骸啊。」姊妹倆一心懇求。可是，阿闍梨總是說：「到如今再來這樣做也沒有什麼意義了。令尊生前我都勸他不要再與你們相見的，而況現在呢？大家看破，要習慣脫棄執着之心才好。」但是，姊妹倆一聽到先父在寺院中的情形，對於阿闍梨那徹底了悟一切的聖心甚至埋怨起來。其實，八親王生前早已經有出家的意志，只因爲捨不得離棄這兩位無依無靠的公主；至少，有生之日以旦暮照料她們爲浮生唯一的安慰，便也就受羈絆過日子。唯死別之途，則

無論逝者生者皆無可奈何啊！中納之君聞訊啞然，甚感遺憾。他心中似有許多事情想與之再度靜靜懇談，而今，更知道浮生無常，不禁痛哭失聲。親王總愛說「也許再也見不到了。」可是由於他對朝夕不可測量的人生原本特別敏感，這種話聽多了，便也料想不到真會「昨日今日終將去」^④；回想起來，真正悲傷，無法自制。遂仔細修成弔問之信函，分別送達阿闍梨與公主們的居所。除了這位公子外，也別無他人如此關懷弔問，故而雖然正值悲哀失常之際，對於他這些年來的心意，便也格外覺得溫暖感動。

即使普通一般人家親子之別，只要設身處地想一想，誰都會悲哀迷惘的，何況她們二人無依無靠，更不曉得心底多麼難受呢。遂對法事諸事費心關照，又對阿闍梨吩咐種種。宇治山莊方面，則託那老侍女商量誦經之類各項瑣務。

如在閨中摸索似的，不知不覺已屆九月。山野的秋景自有誘人袖濕的氣氛，而爭先凋落的木葉啦、水響啦、公主們的淚泉等，全都像是沉浸於悲哀之中，令人擔憂。這樣子下去有限的生命都難保；左右近伺者莫不紛紛憂慮勸慰。這裏也有不少僧侶擠在房中誦經。故八親王生前的房間裏所安置的佛像，如今已成爲亡者的紀念，所以那些時時來侍候的人也都在這兒守制拜佛。兵部卿宮那邊，也常有使者來弔問。不過，公主們都無心答覆。見對方一無回音，勾宮內心不禁怨恨：若換中納言，恐怕就不會這般冷漠相待吧？看來，還是對自己比較疏遠哩。原先打算要乘今年紅葉的盛季舉行詩文雅聚什麼的，現在也不便到此逍遙，故只得中止，委實遺憾。不覺地，終七也做完了。凡事總有個際限，淚水也終有乾涸之時才是；便書成一封長長綿密的信。是一個多雨的黃昏。

「牡鹿鳴兮聲呦呦，

露霑山荻淚濕袖，